

半扇門

焦清 / 著

作家出版社

半扇門

焦清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扇门/焦清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1

ISBN 978 - 7 - 5063 - 6766 - 0

I. ①半… II. ①焦…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8703 号

半 扇 门

作 者: 焦 清

责任编辑: 方 彘 王淑丽

封面题字: 曾来德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qia@zuoqia.net.cn

<http://www.haozuoqi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10 千

印张: 23.75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766 - 0

定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 一、涩涩的青苹果 /3
- 二、乡恋味道 /11
- 三、老宅夜话 /18
- 四、福兮祸兮 (1) /30
- 五、穷途问路 /38
- 六、露水机缘 /46
- 七、细雨无声 /51
- 八、血溅石林 /58
- 九、于无声处 /70
- 十、剑走偏锋 /77
- 十一、悬石落地 /83
- 十二、靶场遗梦 /89
- 十三、丁香袭人 (1) /96
- 十四、长夜惊梦 (1) /100
- 十五、冰生于水 /107
- 十六、情归何方 (1) /113
- 十七、哲学婚礼 /123
- 十八、车祸之后 /135
- 十九、情归何方 (2) /150
- 二十、福兮祸兮 (2) /161
- 二十一、屋漏兼雨 /171

- 二十二、初试牛刀 /180
- 二十三、丁香袭人 (2) /186
- 二十四、田头问计 /195
- 二十五、卒走马路 /204
- 二十六、忏悔无门 /214
- 二十七、投石问路 /219
- 二十八、另辟蹊径 /229
- 二十九、冤家亲家 /234
- 三十、风高浪险 /242
- 三十一、潮起潮落 /249
- 三十二、双喜临门 /258
- 三十三、并非叛逆 /263
- 三十四、阴影无形 /268
- 三十五、海里淘金 /273
- 三十六、泪别医院 /278
- 三十七、囤积之爱 /286
- 三十八、滴水成泉 /296
- 三十九、节外生枝 /302
- 四十、舍近求远 /313
- 四十一、长夜惊梦 (2) /319
- 四十二、滴血的回望 /328
- 四十三、勇敢的凋谢 /338
- 四十四、回归线 /349
- 四十五、大雪有痕 /355
- 四十六、峰回路转 /365
- 四十七、秋雨不言 /368

有人将一泻千里的黄河喻为永葆青春的母亲河，将巍然矗立的黄土高原喻为伟岸挺拔的父亲山，这真可谓生动形象的写照啊！那么，还有那永不泯灭、永不厌弃、沉默为金的黄土地呢？它们难道不正是那些淳朴无华、厚德载物的寻常老百姓吗？在飞沙走石的荒漠边缘，在十年九旱的荒山秃岭，在延绵不断、广袤无垠的黄土高原，年蒸发量高于降水量数十倍的常态旱象，使这里的人们对水的渴盼，如同珍视生命一样金贵。

黄土高原的深秋总是那么广袤而沧桑。

也许因了今年的雨水偏多，那些裸露着酷似黄种人皮肤的荒山上竟神奇地披上了淡淡的绿装，那些野杏树、白杨树、沙枣树、旱柳以及一簇簇随风摇曳的红柳，在高低起伏的山岭上仿佛高唱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家就在黄土高坡》那首耳熟能详的曲子，显得十分豪迈而旷远。其实，那些充满着生机的耐旱植物已经在此生息了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它们用百折不挠的气节，极力地张扬着一种生命的壮阔。贫瘠的土地，连年的风沙，艰难的生存，早已磨就了它们那种坚韧不屈的高贵品格。然而，那些黄土地上的浅淡的绿色往往被人们似曾忽略了它们的存在而已。那些夹生于顽石和黄土中的无名小草，给人的视觉平添了一种“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浅秋凉意。那植根黄土、生生不息的浅淡的绿色，它是黄

土高原的生命象征。丝丝绿色，那也正是黄土地上不朽的生命之色！

眼前的绿意与裸露的黄土所形成的反差使人的视野顿然开朗。那种黄河穿城过、云高天旷远的苍茫，又不能不令人心潮起伏。

黄土高原在岁月的漫长跋涉中，总是像一位胸肌发达的伟丈夫，凸显出自己的雄浑与刚健。委婉多姿的母亲河从青藏高原一路走来，在黄土高原留下了八百多公里的绿色长廊，构成了一条充满传奇色彩的“金色”大道。黄河，那是黄土地上充满无穷活力的精灵，也是高原人心中永远不朽、横卧在大地上的活的“图腾”。虽说这个西原省省城的平均海拔也高达 1500 米，其高度可与泰山之巅的玉皇顶海拔相媲美，但世代代习惯了在这里生存的人们，早已不在乎海拔的高低，也不奢望有朝一日丰沛的雨水将这里的黄土全部浇透，让绿色彻底覆盖无垠的黄土。他们只希望这里的沙尘暴等自然灾害能更少一点。

地处大漠的边缘，很少白云悠悠、燕游蓝天的浪漫，也很少行云低回、风和日丽的气象，倒是在秋高气爽的绵绵秋风里，多了些许的厚重与旷野。正当快收玉米和苹果的时节，西原省省城的天空却风云突变，夜半下了一场秋雨。这场润物细无声的好雨尽情地飘洒在楼宇、树杈和拥挤的马路上，整个城市一下清静了许多。可是，在农村经过秋老虎暴晒的黄土地上，又是多么亟需类似的一场秋雨啊！农民们正在期盼着能积蓄一点秋墒，为来年的收成垫个底呢。多少庄稼人身不由己地推开那一扇扇显得有些陈旧的屋门，他们仰首向天而望，焦急地盼望老天下一场透彻的秋雨。因为，雨水对日渐干枯的黄土地而言，那是何等地珍贵啊！水，那是黄土高原生命的原浆、奔流的血液。

一、涩涩的青苹果

青苹果究竟是何种味道，为何美其名曰青苹果？这个问题对当地种苹果的人和吃苹果的人而言很少有人去细究，只是觉得那种涩涩的酸味不好吃，于是，也很少有人去购买和品尝。其实，漫漫的人生旅途又何尝不是在品尝一只靓丽而酸涩的青苹果呢？其间滋味，吃者自清。

00 1

成栋从省政协常委兼农业委员会主任的位子上卸任了，是年刚满六十周岁。

出生于1949年10月6日的他，父母给他起的小名叫解放。他办理退休手续时建国60周年大庆刚过时间不长。经过一场午夜秋雨的洗礼，西原省省城的大街小巷显得格外清爽而富有朝气，呈现出一派万木竞荣、繁花似锦的胜美景象。争奇斗艳的花卉绽放出五彩缤纷的笑容，主要街衢两边的电线杆上悬挂的一面面五星红旗，格外引人注目。中心广场上更是一片花的海洋，各色鲜花组合的花坛、花带、花柱叠翠流金，争相斗艳。整个城市沉浸在金风送爽、秋意绵绵的祥瑞与喜庆之中。

成栋此刻的心情与这个成熟的季节一样爽朗，充满了朝气和舒畅。他穿一件黑色夹克、一双运动球鞋，信步行走在这人头攒动的中心广场，

沿着新拓宽的滨河大道一路走来，来到他即将告别的省政协办公大楼。用他那把几近磨光了表面金色的钥匙轻轻打开办公室的门，他平静地走进办公室，开始不紧不慢地整理着书柜里零七杂八的东西。

这是一间坐北向南的单间办公室，这间房子陪他整整度过了五载春秋。屈指一算，一千八百多天以来，他在这个冬暖夏凉的房间里除了公务活动以外，还利用闲暇比较系统地阅读了《资治通鉴》《中国通史》及《农业大全》等过去一直奢望而没有时间阅览的书籍。现在，这些书又被他分类装在了几个纸箱里，准备搬回家里去存放。

成栋归整了五箱书之后，又将那些未曾练写完的徽宣和那台淡绿色洮砚以及那个淡黄色的树根笔架一并归入另一只比较坚硬的纸箱，让司机小马搬运到车上。

可能是不言而喻的原因，大凡清理办公室这类事儿或许会涉及到些许个人隐私或收藏之嫌等，一般没人主动请缨赶来帮忙。

书架腾空之后，成栋又自然地落座在那把熟悉自身体温的圈椅上，他深情地望了一眼空空如也的书架，心里觉得空荡荡的。那些打开的书柜门仿佛一张张饥肠辘辘的狮子大口，似乎要重新吞噬掉装入箱内的那些书籍，显得欲望十足。

成栋又顺手拉开写字台中间的抽屉，准备把一些小物件归整入袋。他大概知道里面除了一些照片、名片和电话号码以外，几乎没什么可用的东西，就连工资卡也是老伴亲手掌管着，自己的办公抽屉从来就没有上过锁，别说有什么隐秘了。当他把抽屉用力向外一拉，最里面一支黑色的钢笔潦草地弹了出来，他顺手拿过来旋开笔套，发现这是一支从未启用的英雄牌钢笔。仔细端详，那金色的笔尖借助太阳的照耀放射出一道刺眼的寒光，好似一柄出鞘的利剑咄咄逼人，令他猝不及防……

成栋的眼眶顷刻湿润了，一滴晶莹的泪珠准确无误地打在那尘封多年的笔尖上，犹如西北的一场狂风暴雨从天而降，不！分明是他心灵天空的一滴滴泪水汇成的无情的冰雨，仿佛打在满树即将成熟的青苹果上，

他的心冰凉到了极点。

触物思人啊！正是这支沉睡多年的英雄牌钢笔，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此刻跳了出来，勾起了他对一件尘封往事的酸涩回忆，味同一只酸酸的青苹果。

他一边合着笔套，一边想着馈赠钢笔的主人。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三十岁刚出头的他从清河公社革委会主任破格提拔为靖川县革委会副主任，时任地委组织部部长的雷桐专程赶到县上召开了科级以上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了对他的任命决定，并就他本人的考察结果在大会上做了比较详实的介绍，在充分肯定了他在清河公社所做成绩的基础上，还特别提出了几条新的要求和期望。

那是他步入仕途后一个最亢奋的转折点，也是他埋在心底的一种为之奋斗的期盼。

成栋在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从台下第一排稳步走向大会主席台，诚惶诚恐地向地、县革委会领导及与会人员表态：“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教导搞好各项工作，绝不辜负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期望，牢固树立全局一盘棋的思想，恪守职责、脚踏实地地做好分管工作，力争向全县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他的神情显得十分沉稳。

就在任命宣布后的当天下午，成栋不声不响地骑上陪伴他三年多的飞鸽牌自行车赶了三十里的路，来到清河公社革委会移交工作。他先到公社的每个办公室走了一圈，与大伙一一话别，后来又到店后的总机房、机关食堂看望了大家，然后根据公社其他领导的要求在熟识多年的公社小院里与全体人员合影留念。

成栋被安排坐在前排中间的位置，其他公社领导依次分别坐在两边，三位女同志蹲在最前排。这张集体合影足足折腾了近半个小时，新来的公社文书小王双手端着一架海鸥牌相机上蹿下跳，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更换胶卷，一会儿调闪光灯，一会儿摆布阵型，一会儿调动大家的情绪，搞得大伙笑声不断。集体合影后，又是各种组合的小合影，成栋的

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赶到最后一张和团委书记袁萍合影时，他才稍微地松了一口气。

那天的袁萍可谓风姿绰约，光彩迷人。她身着一件自己钩织的雪白色外套，下身配一条黑色裤子，脖子上系着一条从未露面的浅红色纱巾，乌黑的卷发下是一双清纯明亮的大眼睛，活力四射，青春飞扬，那么阳光而妩媚。

袁萍的此身打扮，也是她到清河公社工作以来最出彩最耀眼的一次，在当时那个年代算是比较超前了。成栋的印象中，小袁是一位既纯朴又稳重的姑娘，她今天为何穿着这么张扬？在全体职人员中，仿佛万绿丛中一点红，显得分外妩媚妖娆。成栋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

袁萍与成栋完成最后一次合影之后，就一股风似的追到成栋的办公室，把一支黑色的英雄钢笔郑重地放在案头，几分腼腆地说：“成主任，您要去县上工作了，担子更重了，责任也大了，您是咱清河公社的骄傲，也一直是……”她面色羞红，有些语无伦次地说，“我也没什么珍贵的东西送给您，就送这支钢笔做个纪念吧。反正今后见您一面就有点难了，不像过去近水楼台的随时可以请教。”说着说着，酸涩的泪水含在了眼眶。她又随手掏出一块素雅的手绢擦拭着眼睛说：“但愿您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还能想起我们之间的友谊……”话音未落，她的泪水就又禁不住地流了出来。

成栋正襟危坐在椅子上，双腿有些发颤。他分明意识到了袁萍的弦外之音，他也多次从她平时的神情中体悟到了某种令他为之心动的气息。但是，他却佯装镇定。见袁萍红着眼睛告辞时，成栋隐藏在心底的某种不可告人的隐情似乎出现丝丝裂隙。他小声地安慰道：“别哭了，让人看见多不好啊！”他的音调几乎有点失衡。

“我才不怕，给老领导送行表达一下情绪还不允许吗？”袁萍略带娇羞地说完，却有点慌乱地将那块手绢不小心遗落在了地上。她不容分说地闪了出去。

成栋还未及反应过来，顿时像做了贼似的收起钢笔、捡起手绢。那块素雅的手绢如同一块烫手的山芋，欲还不能，欲存无地。无奈，他打开手绢将那支钢笔包住封存了起来，让它静静地躺在了抽屉内。

后来，成栋每次工作变动，都习惯地将那支钢笔随意地放在办公桌的抽屉内。

时隔多年的此时此刻，当成栋打开手绢的那一瞬，一块樱桃大小的桃形的红色油光小纸片不经意落在了地上，他捡起一看，上面写着“我心随您”四个娟秀的钢笔字。这是他第一次发现这个天大的秘密。他过去从未看见这片小小的“桃心”啊！而今，历经这么多年才发现了这片袁萍最初的情感花蕾。成栋在捡起落地红纸仔细品味的刹那间，血液加速了跳动，好像刚才捡起来的不是一片普通的小纸片，而是袁萍的心被他真切地从大地上捡了回来。这是一颗早就为自己表白、为自己跳动的勇敢的心，一颗沉睡了很多年使他不宁、又令他深藏的心。可是，当年如果一旦拥有了这颗善良而真挚的心，他可能将会失去一颗为之奋斗的勃勃雄心，也许会毁了他的大好前程。

这是埋在他心底的一个永远难解的心结。

那是一个人人敬畏、心有余悸的特殊年代，且不说男女之间的授受不亲是从政大忌，就连正常的恋爱也要小心翼翼地偷偷进行。成栋深知这其中的厉害关系，袁萍也深谙其中的危险。可是，有什么妙策能够扑灭潜伏于心的爱的火焰呢？那种萍水相逢的怦然心动，那种一见钟情撞击的火花，那种于无声处的点点关心，使袁萍这个比成栋小了整整八岁的青春有了一种爱的冲动与渴望。当得知成栋要到县上去工作，她的心却像大海的波涛此起彼伏，倒不是因为成栋的高升诱惑了她的某种虚荣，而是临危相救和此前的一起相处中她和成栋的诸多的不谋而合达成的默契使她一次又一次地喜欢上了这个酷似兄长的男人。虽然她用女人特有的眼神、私语多次向成栋表达了自己的爱意，可他却像一只木瓜，一块冰冷的石头，没有丝毫反应。袁萍心里明白，成栋的爱像默默无语的大

山一样深沉而悠远，他佯装和掩饰的是一种含蓄和沉稳。她深信总有一天，那只木瓜会像他的个性一样成熟而爽甜，那块石头的他会变成一轮爱的太阳光芒四射，温暖在她身上。

在幸福的遐想中，袁萍浑身充满了活力，她从不因为工作劳碌而觉得疲惫和烦恼，感到只要经常和成栋真心相处，她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头，也许这就是滋生于心底的爱的力量。她想，只要这辈子深爱着这个男人，即使一生不再嫁人也知足了。

袁萍从心底铁定了主意：一定要坚守属于自己孜孜追求的一份真情。也许，女人的爱往往带着某种偏激。而且，此种偏激或偏执一经形成就难以更改。

成栋的回忆一时无处存放，内心世界若积雪下的坚冰无法融化。那份撕心裂肺的爱情离他们越来越近，就越来越令他心神不安，他深知那只不过是镜中望月、雾里看花。所以，他当初也把袁萍这种率真的“简爱”只作为一种肤浅的儿戏，认为肯定是无果而终的。所以他无法真实地去面对袁萍的此种情感。

而今，蓦然回首，斯人已逝，这件珍贵的礼物在他的桌子里平静地躺了这么多年，他却一直未曾启用过。成栋忽然发现了自己的懦弱和自私，甚至卑微。

成栋似乎问心有愧地自责，是舍不得使用这支英雄笔呢，还是忘记了它的存在？想来想去，他似乎明白了当初的用意，想把它作为一个永恒的收藏纪念，担心用起来伤心或不小心丢失。成栋再度用袁萍那块素雅的手绢紧紧地包好那支英雄钢笔，顺手装入自己的外套口袋，打算带回家里存放。

好长一段时间，成栋似乎沉浸在一种幸福而酸涩的回忆之中，如同在品味那只酸涩的青苹果。

黄土高原的暮秋几分沧桑，几分壮阔。下午五点左右，西天的余阳染红了周边的云朵，那些橘红色的云彩仿佛凝固了一样，静静地守候着夕阳西下。

“咚咚咚……”收发员送来了最后一天的《参考消息》和《读者》杂志等其他报刊。成栋被敲醒了。

放下报纸，他也无心去浏览内容，要是平时，他连报缝间的广告都不放过。他知道自己在这里已整整添了五岁，时光比什么都残酷无情，转眼已步入了退休年龄。平日里除了例行参加一些会议就是到乡下搞搞调研，其他大部分时间大都自我支配。详细地阅览报纸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习惯。眼下就要离开这个比较赋闲的岗位，心里难免有些失落。过去挂在嘴边的“船到码头车到站，早点回家养天年”的口头禅真的来到了眼前，就像历史上传说的“叶公好龙”的典故一样，真龙来了，不免有点胆寒。成栋边想边离开那把熟悉自己体温的圈椅，走到门后那块椭圆形的水银镜前自顾自地照了照，发现自己的确是老了。腰板明显驼背，眼带明显下坠，尤其是头顶那些日渐稀少的头发，已明显形成了“地方保护中央”的态势。他不由哀叹一声，想起前几日与同事聚餐时的一条段子：男人的头发从前向后脱，那叫政治家；从顶向下脱，那叫资本家；从后向前脱，那叫阴谋家。他苦笑一声，如此而言，他这个“资本家”恐怕只算一个落魄的红色资本家了。

正当成栋闭门叹息时，门口已涌来一大堆送行者。大伙七嘴八舌，又是拱手握别，又是赞语连连，有人还振振有词地大讲这五年来他对政协工作的重要“贡献”。

成栋早已习惯了这种官场的话别场面，大家对退休的人都要如此而已一番，这也是官场多年形成的谄媚思维方式。所以他只是淡然一笑，

在人们的簇拥下来到政协大楼的门前，只见在此等候的王诚秘书长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老领导，政协永远是您的家，有空就常回家看看。这辆车子您先用一段，往后再要用车就直接给我电话。”一番宽慰后，王秘书长满脸堆笑地将车门打开又关闭，双手作揖地目送成栋的车子徐徐驶出了政协大院，消逝在车流滚滚的省城大街上。

成栋一路上在想，王秘书长他们考虑得可真周全。他正犯愁退休后用几天车回老家看看呢，这些问题都被他们安排得妥妥当当。先前的些许失落感风吹云散。

究竟是先去袁萍的墓地看看呢，还是先去村里转转呢？正在成栋举棋不定地思索时，迎在楼口的老伴李桂兰走过来抱怨道：“怎么事先也不给家里打个电话？”

“这不，人都到家了，还打电话干啥？”成栋反诘道。他想办公厅肯定已给老伴打了电话，不然她怎么会在楼下等待呢？

“你干脆到前面的商店买点东西，咱们明天去老家转转。一会儿我让小马过来拉东西好吗？”成栋以征询的口气对老伴说。

“那你更应该事先打个电话，让我好有个提前准备哩。”老伴依然嗔怪道。

“你就别计较了。我临上车时王秘书长才告诉我这车子让我多用几天，这才临时决定的嘛，你就抓紧去办理吧！”成栋边说边将一个印有政协办公厅的牛皮纸信封递给老伴，老伴知道这是给她买东西的零花钱。

搬完了东西，送走了司机小马，成栋利用这个小空闲，将口袋内的那支神秘的钢笔再度锁入家里写字台的抽屉。为避老伴生疑，他干脆将那块包着钢笔、不再柔软的手绢取了下来，装入裤兜。

自酌的一杯西湖龙井在滚烫的开水冲击下，一粒粒淡绿色茶叶渐次舒展开，变为一片片直立的绿林，透明的玻璃茶杯被染得秋意盎然。

往事如茶。成栋想起了次日的行程，想起了故乡李家湾那块神秘的热土，想起了儿时的许多回忆和那些永远也挥之不去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二、乡恋味道

有人说，乡情是一杯浓浓的苦咖啡。游子的思乡恋情更是一种醉在夕阳中的微笑，有时让人像过电影般地反复回味，那一串串如烟往事使人彻夜难眠。成栋这一夜正是如此。

3

李家湾村距离省城有一百四十多公里，大约两小时的车程。

此地三面环山、村舍临河。山立河畔，水绕山行，被当地人美誉为“西北的小江南”。刚解放时成栋就出生在这个山水共存的美好之地。

李家湾虽说也是十年九旱，但和西北风常年不断的黄土高原相比，这里堪称为一块风水宝地了。每年开春的第一缕春色、夏收的第一刀开镰、秋分后的第一筐苹果……无不从这块天心地丹的地方诞生。

最夺人眼球的当属李家湾的石林风光了。拔地而起的一座座奇峰险岭静静地傲立于激流涌进的黄河之畔，雄浑伟岸、妙趣横生的大山如同一面巨大的屏风，牢牢地抵御着西北风沙，把整个李家湾包裹得严严实实。山顶的造型更是变幻莫测，栩栩如生的“观音送子”、生动逼真的“唐僧取经”、惟妙惟肖的“众僧迎舟”“苏轼观涛”，等等，多年来由大自然的风刀雨笔“雕刻”而成的立体画面美不胜收，其形其景令人叫绝。初

来乍到，使人仿佛置入神话般的天国之中。

自古出入李家湾有两条路。一条是旱路，就是穿越在刀削斧凿的崎岖山岭之中，过栈道、攀天梯、钻天窗。一条是水路，即借助羊皮筏子从黄河上漂流而至。

此前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李家湾的人不知此山名为何名、山体为何物。于是，就根据老辈人的流传称之为观音崖、虎狼湾等，人们对山顶那些奇形怪状的天然造型只好归于天神的造化，更没有替它取个什么好听的名字。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国庆节，县秦剧团的人从水路赶到李家湾慰问演出时，一位多才多艺的剧团团长惊异地发现了那大自然的造化本身就是一幅幅艺术杰作。后来，他徒步来到李家湾的饮马沟，进行了一次惊险的采风。他惊奇地发现，沿沟而行，山石在不断增高，山岩在不断变幻，河畔野鸭飞翔，对岸绿波荡漾，那生机盎然的李家湾犹如一处迷人的“世外桃源”，与脚下饮马沟寸草不生的裸身砂岩形成了一个极大的自然反差，仿佛一个羞涩的少女正同一个强悍的小伙紧紧依偎在一起，双目含情地相互欣赏着，是那么含蓄而动人，那么极具诱惑。

转眼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县上从北京和省上邀请来了有关地质、旅游等方面的专家实地考察，时见李家湾方圆数十里的峡谷气势雄浑，高耸入云的石林挺拔奇秀，临河的果园郁郁葱葱，黄河古渡一派沧桑，大伙立刻被眼前的此番景象所感染。经过一番实地考察论证，专家们发现这里原来是一块神秘的处女地，是一处保存完好的原生态丹霞地貌，具有极为广阔的开发价值。这一消息通过省级报刊刊登之后，李家湾的知名度日渐鹊起，日趋升温。石林的名字日渐替代了李家湾的旧称。

专家们引经据典，高谈阔论，不仅充分肯定了李家湾的褐色山体为砂砾岩构成，而且给其风刀雨笔、天蚀而成的丰富多彩的造型一一取了雅名，并如数家珍地阐述了这个典型的黄河石林高昂的旅游开发价值。于是他们无不自信地预言道，如果将石林、黄河、林园等综合利用，并